

票中自有大世界



▲罕有的歐洲微號藏書票

書票，一種開初流行於歐洲的藝術，當時的香港人可能對此並不熟悉。直至一九八九年，本港一批藝術家組成了

藏書票協會。從此，藏書票的收集在本港得以推廣，而懂得藏書票藝術價值的人也越來越多。

本身是畫家的余元康，是香港藏書票協會的創會會長。由八十年代初至今，他個人收藏的藏書票多達二萬至三萬張。而他親手製作的藏書票，也被多個國家的愛好者所收藏，例如日本、美國。

「藏書票是外國人最明白的。」余元康說，早在幾百年前，書對人們來說是很珍貴的。為此，外國人在收藏書籍時，爲了註明書主權屬，便在一張小紙幅上畫圖寫字以示有（中國人則喜歡在書上印上自己的名字，其意義與藏書票相同）。後來藏書增多，便有人想起用版畫複製，上書拉丁文「EX LIBRIS」意即「我的書」，並逐張懸貼於書籍扉頁。迄今爲止，世界上發現最早的藏書票是刻於一四七〇年德國的「獎牌」。

他又說，藏書票由於是藏書者聘請版畫家或者由自己親手刻製，因而無不轉心製作且內容包羅萬象，近年更引起入門的收藏興趣。其藝術的欣賞價值也遠遠超過原來作標點的實用性。至於他本人，辦香港藏書票協會，也與他的作品被人賞識有關。

一九八五年，他去日本開版畫展。這時有一名日本藏書票藝術家找他，表示日本有一間「五八書屋」（這書店的一項服務是爲人訂製藏書票）讚賞他的作品，並希望他可以設計一套版畫藏書票。結果，這套藏書票很受歡迎，有二十多個日本客人訂購。後來「五八書屋」還給他出了一本原作藏書票集，這本藏書票集也成爲別人珍藏。

有了這次難忘經驗後，他開始對藏書票產生興趣。由於藏書票以自己創作，爲此，他擁有的第一張藏書票就是自己設計的。另外，藏書票可以「批量」生產。例如他製作一枚藏書票，可以印製一百，其中一張自己收藏，另九十九張與別人交換。所以，在短短十多間。他的藏書票已達二、三萬張了。

在收集藏書票期間，自然會認識到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。然後再在日本藏書票協會的幫助下，他們終在一九八九年組成香港藏書票協會。其實，當時並不是很多國家、地區設有藏書票組織的（目前爲止也不夠三十個），因而互相之間很容易建立友誼，再加上每兩年一次的國際藏書票大會，各國會員互相砥礪切磋，令藏書票活動推進蓬勃發展。

藏書票既是一種藝術，而藝術有時也與商業活動有關，這樣，會否出現藏書票「炒賣」現象呢？余元康說，藏書票是最沒有商業味的，因爲他們不是由市場上買回來，而是互相交換的。不過，最近這種活動也開始變質，有人公然在國際藏書票大會上賣藏書票，這種行爲被藏書票愛好者所不齒，因爲收藏藏書票的主要目的是增進大家的友誼，如果有金錢的涉入，就失去這種意義了。

在他的衆多藏書票中，有一套是關於歐洲貴族徽號的。余元康說，這套藏書票是一名英國律師收藏了四十多年的珍品，但自從律師與他交上朋友後，竟然把這套藏書票全部送給他。當時他很感動，因爲就算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與這名律師交換，也抵不上這批藏書票的價



▲日本畫家廣幸三至孝製作的藏書票，甚具本土民族氣息



▲奧地利畫家的木刻



▲日本名家大場正男的絲網版藏書票



▲烏克蘭畫家作品

